

世界文库中最宝贵
最受青年朋友喜爱的

罗曼·罗兰

·

罗兰

与梅森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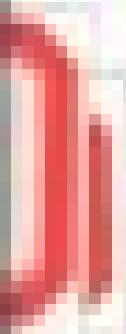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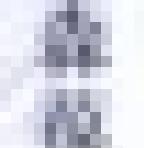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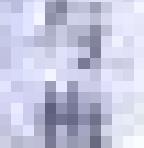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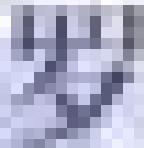
书信录

梅森葆

书信录

孙梁
辑译

中国古典中醫學
中西合璧研究會



罗曼·罗兰与梅森葆书信录

孙梁 编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54926

罗曼·罗兰与梅森葆书信录

孙 梁 编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发行部电话: 64010840

新华书店 经 销

时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75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05—410—5/G · 8 定价: 10.80 元

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将要说：祝福吧，安静地休息！安息吧，我的头脑！安息吧，我的双脚！你们都辛苦了。走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路上，即使一步一个血迹，也是值得的。

—— 罗曼·罗兰

昨天你把打开「你的心痛」的钥匙交托给我，我却没有感谢你。这是一宗神圣的宝藏，我将以教徒的虔诚来卫护它。我家里要我回去了。我只想把这消息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听到了会高兴的。

—— 玛·梅森葆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appearing to read "Meisenberg".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a white background.

《精神独立宣言》原稿(1919)

جیلیکس ایمپریل ایٹھیک

Tu veux que je t'explique ce que j'ai fait pour le mal de tête. J'étais
épuisé par les malades, j'étais épuisé par les soins des autres, et
je me sentais tout épuisé, et cette force dans l'âme me rendait
toujours fatigué, et alors une personne très malade,
qui n'avait pas de force, mais elle était très forte que celle que
j'avais, et alors la force en jeté le dévastant dans nos longs bras.
J'étais très épuisé, très malade, très fatigué, mais avec une force
qui servait des malades. Nous ne faisons aucun plaisir à nous-mêmes
que quand nous servons les autres. Les bons médecins sont
ceux qui éliminent les peines dans les autres, et cela est très
bon à faire, et ce que nous devons faire pour l'autre !
que l'autre nous nous serve, pour l'autre !

Le plaisir, c'est faire, les étoiles magiques, à voilier
l'addiction presque totale de l'individu au monde, au jeu, au divertissement,
séduisant avec forces délectantes. Les joueurs, les artistes, sont également
séduits avec forces délectantes. Les joueurs, les artistes, sont également
en fuite pour fuir l'heure dans la chaise, dans son espace, une
seconde intolérable de leurs empêchements ; ils ont envie, dans
l'espace de leur jardin, de leur maison, de leur imagination, des
cours, des jardins, des rues, historiques, l'ancien pays, le pays
postérieur, le bonheur ; ils ont envie, à détruire la compréhension, d'y
rentrer à fond avec les humains. Voilà, je pense, ce qui rendrait cette
chanson si belle avec les humains. Voilà, je pense, ce qui rendrait cette
chanson si belle avec les humains. Voilà, je pense, ce qui rendrait cette
chanson si belle avec les humains. Voilà, je pense, ce qui rendrait cette
chanson si belle avec les humains.

de temps. C'est sous l'an 1800 que les révoltes de l'Egypte. Nous n'avons pas d'autre matière. Mais sommes faits pour faire la guerre aux démons et aux humains, pour vaincre contre tous les humains égoïstes. Notre rôle, est de vaincre et de vaincre - pour nous, de vaincre l'Egypte, le peuple, ou bien au contraire les peuples contre nous. Pour nous vaincre l'Egypte et de vaincre au contraire, nous ne faisons pas de mal à谁, nous les vaincrons tous. Nous, prenons l'engagement de ne faire que la vérité, mais sans favoriser, sans bénir, sans prêcher la vérité dans ces castes. Ces castes, nous les avons détruites par la force. Heureusement. Tous deux, maintenant, nous pouvons faire autre chose. Nous nous servons par les peuples. Nous nous servons le peuple - un peu, - le peuple qui souffre, qui lutte, qui tombe et qui relève, - qui nous enseigne tout ce qu'il sait, ce qu'il sait de son cœur et de son esprit, - le peuple et tous les humains, tous, également nos frères. C'est pourquoi je vous parle, - un peu, - une partie de cette présentation, que nous étudions en cours, le livre contient quelques histoires d'Egypte, - l'Egypte libérée, - et aussi quelques-u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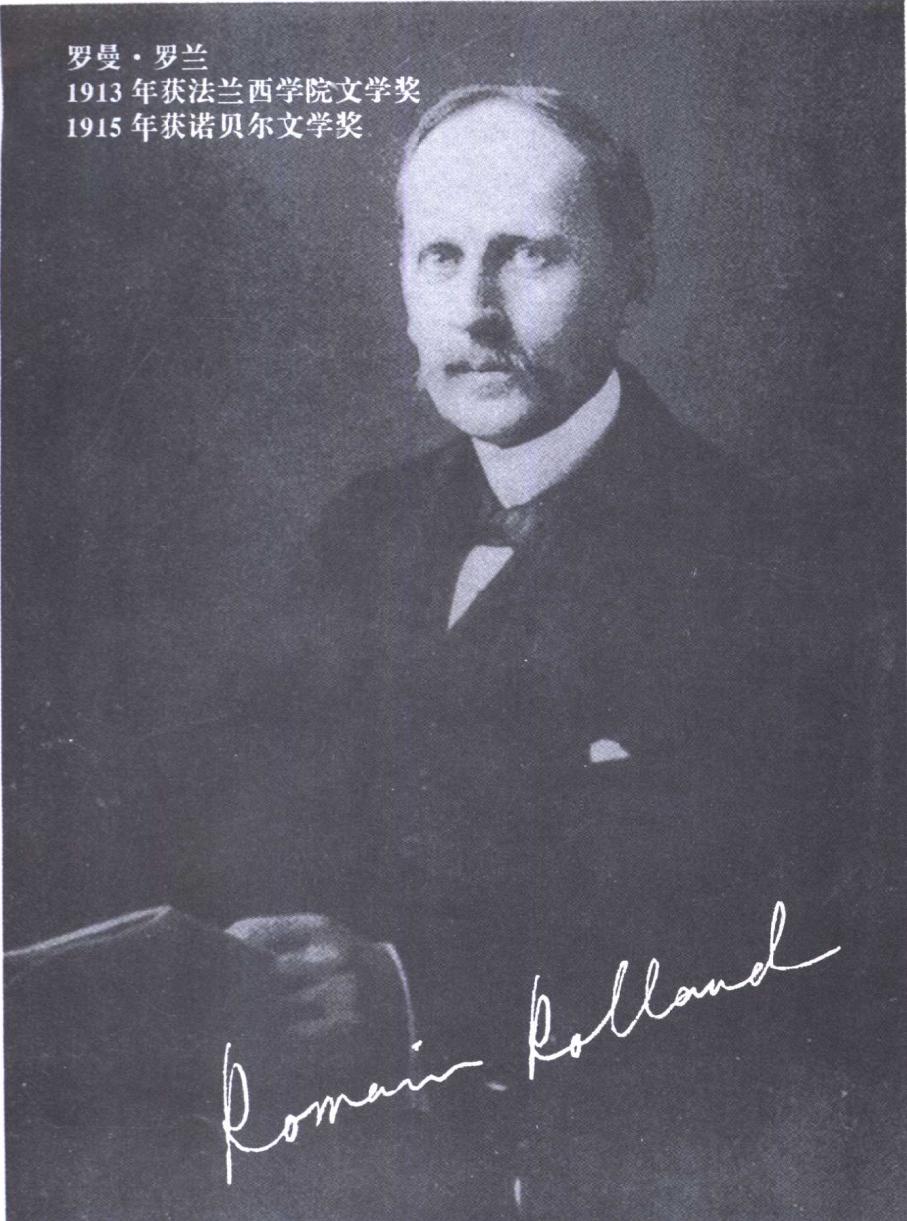
Page 19

Loman Lillay

罗曼·罗兰

1913 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

191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photograph of Romain Rolland, a French writer and pacifist. H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dark suit, a white shirt, and a dark bow tie. He has a mustache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to his left with a thoughtful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Romain Rolland



梅森葆在罗马的寓所和罗兰弹奏的钢琴



罗曼·罗兰(22岁)

前　　言

1889年夏天，罗曼·罗兰刚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有一次，通过他的老师、历史教授蒙诺的介绍，他认识了玛尔维达·封·梅森葆。那时，这位歌德的后裔、赫尔岑与瓦格纳的挚友已经73岁了。不久，罗兰以研究生的资格，被派至罗马的法兰西考古学院进修。他去访问了正在罗马休憩的梅森葆。于是在这修养颇深的老夫人和那天赋极高的青年之间，形成了十分真诚的友谊，并在不断的书信往返中展开了精神交流；彼此坦率地谈论对人生和艺术的体会、自己的回忆和理想，以及对南方风物的醉心。那位长者以宁静的智慧鼓励罗兰，年轻的学者则以天真的热忱安慰她孤寂的暮年。当时，罗兰毅然放弃了教书的职业，献身于文艺创作，他遇到不少阻力，而唯一的支持者则是梅森葆。因此，罗兰后来在回忆录中称她为“第二个母亲”^①。

那时罗兰才23岁左右，他青年时代的生活、思想与恋爱在这些感人至深的书信中留下了生动的记录。更可贵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构思，他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中愤世嫉俗的心情，以及在巴黎光怪陆离的“节场”中打开文艺界大门的艰苦奋斗的过程。

此外，在读这些书信时，你不由得不惊异：罗兰那时这样年轻，而他对文学艺术的知识竟如此渊博而深湛。你不能不钦佩他对文艺复兴的先驱者——15世纪前半叶的意大利画家们，以及后来的

^① 罗兰曾在自传《内心的历程》最后一章“博爱、和平”中详叙他和梅森葆的友谊；参看《文钞》自传部分。

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莫札特、贝多芬、伦勃朗、席勒、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瓦格纳和莫泊桑等亲切的感想与精当的鉴识；尤其关于歌德，也许罗兰的看法未免偏颇，因而译者在笺注中（第 71 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参阅 74 页注②，75 页注②③），但无可否认，那确是独到的见解。

还有那些描绘意大利景色的“散文诗”，以及对古希腊艺术的神往，虽然以书信形式表达，其实和海涅的《哈茨山游草》及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德漫游记》是异曲同工的。

现代奥地利作家与传记家斯蒂芬·茨威格是罗兰的知己；他曾在《罗曼·罗兰传》中说：“这些书信包括了他早年的传记材料，或许比任何其他名人的传记资料都更丰富。”^①

罗兰毕生热爱音乐，他曾在大学教过艺术史，写过许多作曲家的传记；同萧伯纳一样，他在成为作家以前已经是卓著的音乐评论家。这里从《昔日音乐家评传》中选译两章，以见罗兰在这方面的学力与才华。两篇的规模不同，但概括性都很强，而且文采斐然，可惜拙劣的译笔不能传神于万一。

孙 梁 1957 年 10 月

1983 年 10 月修改

① 见原书第 7 章，英译本。

罗兰与梅森葆的通信

梅森葆致罗兰

昨晚，当我发觉已经很晚时，便深深地责备自己，因为我尽管催你早睡，却把你留了好多时候。我希望你没有受到损害，同时请求你，要是对你方便的话，以后早些来，最好在 8 点钟，那我就不致于犯自私的过失了。（——）如果你以后带些巴赫的乐曲来，我相信会使桂李荔小姐很高兴的。明天见。

玛·梅森葆

1890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罗马。

罗兰致梅森葆

亲爱的小姐：

刚接到你那张亲切的便条，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你多好，这样关心我！你怎么能为了使我如此幸福的事情而说到“自私”，并责备自己呢？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欢乐，分享艺术的宁静而有益的情感，那神奇的圣餐饼似的、启示永恒的音乐，这不是最大的快乐吗？

我有一切应该幸福的条件，而且不管我的精神如何苦恼，我想我应该一直是幸福的，要是我始终能把内心洋溢的欣悦传达给别人。他们大都不知道这点，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一向不幸的是只能独自欢乐，这是一种真正的非常可悲的痛苦。而我现在却能通过那些伟大而亲爱的朋友们，巴赫、莫札特和别人的乐声，把我感到和

想到的一切告诉你了(我自己的声音是脆弱的,还不敢下决心独自诉说),那么,请想象我的喜悦吧。

所以,亲爱的小姐,假如真有自私的话,那也在于我,因为我想:我给予你的很少,而自己却因此得到很多愉快。

罗·罗兰

1890年3月14日,星期五,罗马。

其实我现在所写的一切可以在今晚当面对你说。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说出我所感到的,因此我常常痛苦,而这是应得的,因为这是我的过失。

罗兰致梅森葆

亲爱的小姐:

我提笔写这封信时根本不知道你能否收到。我很可能会在写完复阅时把它毁了。你知道我已经这样做过。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信给你吗?因为我厌倦。真可笑,是不是?但既然你这样和善,把自己称作我的朋友,那也许你一定感到我那可厌的脾气了。哦,大概你已经注意到了,即使看得很少,很少。

有一天你对我说,你不懂得什么叫厌倦。我可以告诉你。可我实在没有理由了解这种心情的;我过的是从早忙到晚的生活,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我想做的一切,却有空感到厌倦呢。我钻研历史、音乐、文学和小说;我为了千百件小小的牵挂耗费心思;我不得不说,并且还得听别人说数不清的滥调,而我还是厌倦,有几天特别厉害。那时觉得什么都讨厌,弹琴使我疲乏,我写成的一切叫我心烦。其余的更不行了。除了极少数的朋友(假如他们深知我的心思,也许不会喜欢我了),我是完全孤独的。在四周看到一群古怪而淡漠的人,我受不了。我深自韬晦,并且对自己和别人同样厌恶。我的生活似乎毫无意义,我的性格显得荒诞可笑,我真想鞭挞自己。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厌倦,我就自觉地陷入了这种情绪。

至少我不应该使你也厌倦的。可是我恳求你，嘲笑我吧。我活该，因为我虽然贬斥这种诉苦，却禁不住一定要说出来。

你的厌倦的朋友，

(这是一句重复的尾声)

罗·罗兰

1890年3月末梢，罗马。

还有一件可恼的事情：厌倦是愚蠢的。它有那么一股浪漫味儿（请看拜伦和柏辽兹^①），而我恨那些浪漫派。

罗兰致梅森葆

亲爱的小姐：

我正在想今天是星期三，最近几个月来我们惯常在这天晚上一起消磨时光，先谛听我们那巴赫的亲切而深邃的独白，尔后亲密地絮谈，谈到我们两人共同的思想。因此请容许我今晚写几行给你，让我在母亲和妹妹身边时仍有跟你在一起的幻觉。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在星期天薄暮到比萨^②去迎接我的两位旅客。她们对这次旅游很感兴趣，所以不怎么疲惫。但在意大利北方春意并不浓，或许比在巴黎还淡，恐怕我妹妹初次得到的印象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强烈。我们已经游览了比萨和路加^③。我相当喜爱这两个城市中产阶级式的安静而端庄的特色。路加尤其使我欢喜；那堡垒边细致的美景，绿油油的田野，蓝蒙蒙的峰峦勾出纤柔的山脉，窈窕而云雾迷漫，镶嵌着金光闪映的白雪边缘，——还有那些精美的教堂，以及我如今才认识的隽秀的雕塑家（马蒂奥·季维达里），他的宁静和风雅使我十分景仰——但我特别爱一张丁托

① 法国浪漫主义乐派的先驱者（1803—1869）；柏辽兹反抗当时法国音乐界枯索僵硬的风气，所作乐曲富于浓烈的色彩感，但情感过于夸张；罗兰对他的性格和创作曾有中肯的分析。

② 意大利西北部滨海城市，有著名的斜塔与大教堂。

③ 比萨北面的城市。

雷多^①的奇美的画，一幅燃烧着色彩与生命的素描，仅仅为了这一张画也愿到路加走一遭。我在比萨首先醉心于一般的风物，斜塔^②要是不斜，那我会更喜欢的。我应该欣赏奥冈纳的壁画，可我并不喜欢。在任何别的天气中我会热爱它们的。但我好像老是被一刹那神经上的感触所控制，那天早晨恰巧阳光那么快活，那么亮，以致我的心也亮了；它面对“死的胜利”^③时不禁有些畏缩，觉得这幅画和这艳阳天很不相称；我的心就回避它而宁愿被魅人的郭卓里^④轻柔地蛊惑，因为他富有天真、浮浅而光辉的风姿。

我已经在翡冷翠^⑤待了一天了。过去我离开这城市时不禁心痛，在罗马时常常怀念它。这次我首先去访问那些15世纪的朋友们。我看到他们时又生出了情意，可不是跟以前一样的情意。如今我再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像上次那样深奥了。今天我在暮色中到美术学院去同安琪李柯^⑥和鲍蒂契里^⑦梦想一会，可是在路上给米开朗琪罗^⑧挡住了。“勃鲁特斯”^⑨狂热的鄙夷使我不能像预料中那样欣赏我迷恋的“春日”——那精致的妩媚。然而，它使我摆脱了些在罗马时对你说过的恐惧。那时我感到：自己仿佛生活在梦中，而在这“梦幻”的慵懒的温暖中——我渐渐困倦了，变得慵懒了；我生怕自己的品性将在这诱惑性太浓的氛围中逐渐溶化。不过这次我回到翡冷翠时，对那些精巧、优雅和肉感的艺术家们不像初

① 威尼斯派卓越的画家(1518—1594)。

② 比萨城内著名古迹。

③ 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④ 翡冷翠派画家(1424—1511)。

⑤ 意大利北部名城(Firenze)，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的发源地；又译佛罗伦萨。

⑥ 道密涅根(Dominican)宗教士(1387—1455)；虔诚的宗教画家，执笔时辄热烈祈祷。

⑦ 翡冷翠派大画家(1444—1510)；曾为《神曲》作插图，约九十余帧；显示对原作的心领神会，充满特有的诗意、强烈的幻觉和表现力；笔致飘逸，线条和构图富于节奏感。

⑧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卓越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1474—1564)；他对罗马及翡冷翠诸教堂的美化厥功甚伟。罗兰所著《伟人传》中的一部即评述他的生涯与创作。“最后的审判”巨幅壁画为其杰作。

⑨ 古罗马民主主义政治家，曾参与谋刺凯撒的计划；这里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访时那样感到亲切，那些刚强和热烈的人更能吸引我。在所有 15 世纪的翡冷翠派画家 中，葛朗达玉^①（除了芬奇）使我最满意。——我也再度看到了圣米尼埃多，翡冷翠毕竟是值得爱慕的；但对我来说，它缺乏霞尼古仑山^② 的色彩。

呵，亲爱的小姐，我怀疑你要了一下小小的可爱的花招。你要我在离去前夕散步一会儿，让我到翡冷翠以前饱赏罗马的风光，可以抗拒在特司肯尼^③ 看到的自然景色的诱惑。或许你已经达到了目的，然而无疑的，这是因为我在怀念罗马时不仅想念那城，还惦记留在那儿的人。

再见了，亲爱的小姐，
满怀敬意和情意的

罗·罗兰

1890 年 4 月 2 日，星期三晚，翡冷翠。

罗兰致梅森葆

这么说，亲爱的小姐，你上次是在等我的信？如果说我那时没有答复，那真对你有些抱歉了。现在我得赶快写回信，不然又要劳你盼望了。

亲爱的小姐，我恳求你，下次你出外时，请替我问候你的邻居“摩西”^④。这一星期来我完全对米开朗琪罗倾心了。上次来游时，那些 15 世纪温婉的翡冷翠人，鲍蒂契里与菲列比诺·李璧^⑤ 的风流而睿智的魅力使我如此感动，洋溢着温柔的情感，以致我对米开朗琪罗只剩下相当淡漠的崇敬了。但这一回，他可征服了我，正如前几天贝多芬征服了我一样。啊，为什么我以前不更狂热地爱他？

① 意大利画家(1483—1560)：为拉斐尔挚友。

② 罗马郊外山峰(Janiculum)：罗兰在自传《内心的历程》中曾提到，他在山间漫步时获得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灵感。

③ 意大利西北部沿海行省。

④ 基督教先知；这里指米开朗琪罗所作雕像。

⑤ 15 世纪意大利美术界中最驰名的翡冷翠派画家(1412—1469)。